

DU TU DU TU DU TU

赌徒

社会问题探索丛书



赌徒

张西庭

山东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八年·济南

内 容 提 要

《赌徒》作者出入于各式各样的赌场，以细腻的笔触描绘出各式各样的赌徒。这些在生活的漩涡中沉浮的芸芸众生，犹如化学成份十分复杂的结晶体，折射出光怪陆离的色彩，财、色畸变，令人眼花缭乱。取材于大量真实案例的《迷信与欺骗》，以纪实手法叙述了八卦、龟卜、科学算命以及鬼神仙狐隐现民间的怪诞离奇，揭露了迷信这一社会丑恶现象的欺骗本质。

赌 徒

张西庭 宋新立

*

出版者：山东文艺出版社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发行者：山东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经八路十一号、电话 610051—485)

印刷者：山东新华印刷厂潍坊厂印刷

*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7 印张 142 千字
1988 年 5 月第 1 版 198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6,068

ISBN 7—5329—0140—8

I·121 定价 1.45 元

穿军装的坐火车到了省城。再坐长途汽车到县城——省城到县城四百里。再坐公共汽车到大张庄——县城到大张庄四十里。

两天，穿军装的回到了他的家乡。

这一天是一九八六年的十月二十二日。大张庄一家紧挨一家的店铺里录音机几乎异口同声地唱着中央电视台刚刚结束的青年歌手大奖赛通俗唱法获奖者的歌曲——时下最流行的流行歌曲。电视天线在瓦房顶上竖立得虽说并不密密麻麻但也绝非孤孤单单。苹果牌牛仔裤和巴拿马裤把穿军装的老祖宗发明的铺张浪费大裤腰的连裆裤挤得溜着道边走。羽绒服、滑雪衫同样也不失时机地取代了相当一部分艰苦奋斗的小棉袄。秀丽典雅的长发辫销声匿迹，大的小的波浪的海洋迎面而来。“时间就是生命，效率就是金钱”的时髦词汇随时随地随便从什么性别什么年龄的大张庄庄户人的嘴里吐出。啊！穿军装的惊呼。强劲的现代文明之风，那样坚韧地敲开我家乡封闭的大门。穿军装的顿时豪情满怀慷慨激昂。

穿军装的串门。

洞开的门。紧闭的门。半开半闭的门。各式各样的门里穿军装的意外发现了一些牌桌，和围坐在牌桌旁的搓麻将的赌徒。悠然自得的赌徒。气急败坏的赌徒。心满意足的赌徒。一会儿气急败坏一会儿心满意足的赌徒。还有即兴的“麻将歌”。一个调儿，随时填上贴切的词。悠然自得的麻将歌。气急败坏的麻将歌。心满意足的麻将歌。一会儿气急败坏一会儿心满意足的麻将歌。于是，穿军装的便感慨，便迷惘。穿军装的实在弄不清这牌桌这麻将歌同电视天线流行歌曲们怎么能扭到一块。于是，穿军装的便索性走家串户，流连于牌局之间，混迹于赌徒之中。挑选出十余个灵魂，十余个人生，隐其真名实姓，铺陈于方格子里。而把自己并没有弄清的问题，留给读者思考，留给政治家和社会学家思考，留给社会思考……

三撮洋钱一般高（九丙）

要吃猪肉打肋条（六条）

白皮白肉嫩娇娇（白皮）

六娘奶子凸多高（六万）

——家乡的《麻将歌》

秧 歌

“我这辈子，唱着过！”

二婶说。三十六张麻将牌在面前排起一座弧形

的长城。二婶眯起眼摸牌。香烟叼在右嘴角几乎垂直。右眼被重成苇篾似的一条缝。香烟已经燃了三分之一。那烟灰吊着既不弹落又不撒掉。“小二姐坐绣楼等情郎，月上（那个）三竿好凄凉。”悠悠悠的《麻将歌》给这赌场带来田园诗般的美。没有那种剑拔弩张一个个乌眼鸡似的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的气氛。只有摸牌时的认真和出牌时的思考显现出这也是赌场。

二婶的《麻将歌》同赌友们不一样，是用秧歌的调儿哼的。板桌的下面，高翘着的二郎腿打着秧歌的节拍。二婶一辈子大约只会唱秧歌调，扭秧歌舞。想当年那岁月，那天生的大脚板被又臭又长的裹脚布缠成粽子状，疼得钻心。二婶天生一副大嗓门，便没日没夜的嚎。直嚎得愁云满天日月无光，街坊邻居疼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也该当她走时，共产党来了。咬牙切齿地把脚一放，柳眉倒竖杏眼圆睁地把那丈二长八寸宽的裹脚布扔进马桶里同那堆臭屎一块儿臭，那解放了的脚便扭进庆解放的秧歌队里。天生的大嗓门不再是嚎，而是清脆鲜甜地唱，唱那解放了的秧歌调。时至今日，二婶提起那灿烂辉煌的日月，一双凤眼顿时还大放异彩。“一色的红缎子被面”，二婶说得豪情满怀，“义和布庄捐的。我们十五个妇救会，一人一床，轱风似的披在身上。我领头扭秧歌。从乡里扭到区里，区里扭到县上。县长笑咪咪挨个儿同我们握手……”

那时候穿军装的出没出生还说不定。不过穿军

装的想来那景况一定是瑰丽的，动人的。红缎子被面舞动如五色斑斓的彩蝶，掩映着一张张春花般绽开的笑脸。半解放的、解放的脚板轻快地踏着复苏的大地，惊醒了迟暮的春天。于是，生命萌发了，树木吐翠了……年轻的区长二十二岁。二婶十三岁。披着红缎子的二婶一直把秧歌扭进年轻区长的梦里。区长等了二婶四年。十七岁，披红挂彩的一匹骡子把二婶迎进了年轻区长的家门。

那时节的区长娘子，大约总要做些革命的。二婶开头也做，只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她孩子般贪玩，尤其爱打麻将。参加识字班，第一课照例是“人手足刀尺”，二婶劈头便问教书先生：“麻将两个字怎么写？”气得老夫子两眼翻白手冰凉。妇救会开会，一开讲二婶便打瞌睡。会长叫醒她，她迷迷糊糊的，说：“昨天晚上，弄得我一夜没合眼。”新婚燕尔，幸福的霞光映在嘴角眉梢。妇救会长是过来人，望着二婶嘴唇上的燎泡讪讪的笑。二婶怔怔的，又说：“实情话。不信你问我那口子。那玩艺儿，瘾头大哩……”

便是现在，二婶的两个男赌友还笑得挤眉弄眼。

二婶不笑。伸手摸了张牌。中指和食指按住牌面，拇指搭在牌的另一面。塑料的麻将便如长了眼的精灵，神奇地飞进手中。二婶并不看牌。依旧叼着烟卷，说着话。那牌在指肚上转转滑动，受检阅般庄严神圣。被香烟熏黄了的手指先是躁动不安的，象等待命运判决般微微颤栗。牌到手中，手指反而

平静得优雅。指背上的每一道皱折都如正在思考重大命题的大哲学家般神情庄重。随着牌面在指肚上的慢慢摩擦与滑动，手指忽然松弛了，皱折弯曲得疲惫。一缕失望不是从眼睛里而是从手指的皱折中显现出来……怪不得斯·茨威格在他的传世之作《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中那样下功夫维妙维肖地描绘那么多赌徒的手。原来赌徒的视觉听觉、味觉，赌徒的全部神经，全部感情，全部智慧，全部思维，全部都在手上，甚至全部都在接触牌的一两只手指上。

“笑你妈的大腿？”二婶笑骂她的赌友，“光朝那事儿上想。其实我说的是打麻将……四丙。”手中的牌便轻快地落在牌桌中央。“四丙”泄气地仰面躺着，仿佛抱怨主人直到最后也没瞥它一眼。

秧歌调又起：“四丫头你脸皮厚，叉巴个大腿没人瞅……”

二婶娘家是小康人家。闲来无事，二婶的大大（父亲）喜好看两牌。一来二去的，二婶七八岁时也学会了。有时三缺一，她便凑上一家。稍长，二婶的大大主动退居二线，把娇惯了的独生闺女推上牌桌第一线。二婶输赢不大。赌个通宵也就三两千块（旧币）的输赢。所以二婶虽说赌了一辈子的钱，没有大输过，自然也就没有大赢过。

便有人给区长提意见。然而区长一笑置之。区长大二婶九岁。老夫少妻，疼还疼不过来呢。区长由于爱二婶，便把凡二婶喜好的一切包括赌钱这恶习一

古脑儿全受了。区长从解放直到八二年退休都是区长。庄上人说是二婶拖了后腿。区长处之泰然。他把这看得很淡。觉得得到了二婶便得到这世上的一切。

文化大革命，他当然也要挨斗，戴高帽，挂黑牌，游街。开头，二婶心疼得哭过两场。区长倒笑，真心实意地笑得二婶宽了心，做了两碗面条卧了五个鸡蛋，区长风卷残云一扫而光，和衣上床鼾声如雷。二婶当下心安，便赌兴大发，随即找她的老朋友去了。其实区长并没有睡。脖子折了似的酸，腰断了似的痛，睡得着？只是他不愿意让妻子为他担心。当区长第一眼看见妻子的时辰，心里就暗暗发过誓愿：今生今世若能娶她为妻，今生今世让她活个痛快！

共产党的区长也是情种。老情种。

二婶嗜赌如斯，便惊动了一条汉子。

二婶的大儿子。叫天宏。

六六年，天宏上高三，是全校闻名的高材生。别看平时不吭不哈，除了清华北大，一般大学真没拿眼皮子眈过。文化大革命对这样的学生无疑是灭顶之灾。是大要命。但他坚信文化大革命后面必将是文化大复兴。坚信文化有用。无学可上，天宏又不愿意乱哄哄的造反啊保守啊甚的。学校分两派，一派叫红卫兵，一派叫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天宏自个儿掏腰包花了两毛钱到县城印了个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袖章，“毛泽东思想”五个小字在上面，“红卫兵”三个大字在下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得势，他便把袖章展开了戴上。红卫兵得势，他把毛泽东

思想五个小字卷起戴。堂而皇之地直出直入于“黑帮”之家，权威之门。待得高中课程全部补习完，便把那红卫兵也是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袖章甩在破衣柜里，躲在家里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开始从头复习了。

文化革命没轰轰烈烈之前，二婶在家里搁赌局，白天黑夜赌得轰轰烈烈。天宏却老和尚入定般在一旁充耳不闻默诵那英语单词同这样那样的定理公式。待到文革把好端端的学校好端端的家轰轰烈烈得一塌糊涂，二婶照旧轰轰烈烈的赌。天宏便觉得无论于天理于良心都忍无可忍了。终于有一天，晚上，天宏挡住了洗完锅碗正要出门的姆妈。

“姆妈，”天宏说得心平气和，但因平日不善言谈，语气中便带着过份的庄重与严肃，“少看两牌中不中？到这份上，还有心劲赌钱？”

从没有人这样同二婶说过话。二婶当时便把一堆皱纹赶到前额如刚犁过的土地。“你大大都没管我，哪天轮到你管哩？”即便生气，两片薄薄的小巧的嘴唇也闭合得灵便而优美——年轻的区长当年就被这两片嘴唇迷得神魂颠倒并且至今不改初衷——说，“你翅膀还没硬哩。我没吃你的，没喝你的，哪天就摊到你管哩？……”

从眼珠子里哼出不屑的一声，昂首挺胸而去。天宏立即脸生六月冰霜，霜花儿打得嘴唇刹白而颤抖。他准备了许久。翻阅了一部中国历史。用语文老师含辛茹苦教授的论说文的写作要点打好腹稿。赌博实在是社会痼疾。他准备开门见山。历史上因

此而酿成大祸的不乏其例。公元前五一七年九月，鲁国丞相季平子同贵族郈昭伯以斗鸡赌博，导致鲁君被逐，内乱八年。为了加强论据的力量，尚有必要背诵一下司马迁在《史记》中的原文：“季氏与郈氏斗鸡。季氏芥鸡羽。郈氏金距。季平子怒而侵郈氏。……臧、郈氏以难告昭公。昭公九月戊戌伐季氏。（季氏、孟氏、叔孙氏）三家共伐公。公遂奔。”所以……应该……坚决……

论点清楚。论据准确。说理充分。

然而姆妈不听。大大背着手菩萨似的笑。天宏只气急败坏冲着二婶的背影喊了声：“姆妈——”这是至今为止二十年来天宏最后一次喊姆妈。再往后便叫“赌钱鬼子”。这乡镇“鬼”多。淹死鬼。吊死鬼。受委屈的叫冤死鬼。爱听墙角的叫避墙鬼。这是张姓族居的大庄子。族大，尊卑长幼便极严格。天宏如此忤逆，搁在从前，是要被族长拉去跪祠堂的。如今祠堂没了，族长没了。

天宏龙吟虎啸般叹了口气……

那时辰正破“四旧”。造反派们除了挨家挨户砸祖宗亡人牌，一个庄一个庄的扒土地庙，禁赌也凶。常常抓了赌徒挂牌子游街。然而说来也怪，越禁，这赌博越如春风野草。这庄上一位有文化有头脑的赌徒作过这样的分析：中国农村赌博之风起于有闲阶级而中兴于文化革命如今达到高潮。禁而兴，这种奇特的现象应该引起社会学家的思考。

二婶根据形势需要，把赌场从地上转为地下

——在庄外一个半地面的人不靠鬼不靠的山芋窖里赌。用草帘子死死地塞进窖门，里面便闷闷地让人喘不过气。有一次半夜，赌兴正浓，如豆的煤油灯突然熄灭了。二婶同她的赌友们并不晓得这是缺氧的缘故，只觉得心头窒息，打开窖门透透气，再赌。

那天晚上，造反派如临大敌般去了二十几个人背着枪把个山芋窖围了个水泄不通。赌徒们束手就擒。然而并没有挂牌游街。据说连赌本都没抄。而造反派们最关心的则是赌本。甚原因，不晓得。这是庄上的一个谜。

二婶回到家里便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哭骂大儿子：“八辈子没做好事呀，养了你这个小孽种呀……”

二婶生气区长自然也生气，于是便焦雷震耳一声断喝：“孽种！”

“家贼难防狗不咬呀，你吃里扒外丧天良呀……”

“丧天良！”

“供你念书上学堂呀，盼你娶亲盖瓦房呀，你翅膀硬了不要娘呀，看你住不住瓦房呀……”

“住不住瓦房！”

那时庄上人大都住草房，瓦房如凤毛麟角。赌钱归赌钱，二婶过日子还是打算得长远的，早就为大儿子盖了三间瓦房。

二老讨伐得声势浩荡，天宏却捧着书本镇定自若面不改色心不跳。听到这里才合上书本微微一

笑：

“我自己盖。这辈子盖不上三间瓦房，我买一块砖一块瓦拴起来一前一后放肩上背着，也作数！”

很悲壮的。

天宏埋头复习了三年功课，文化大革命仍在“胜利进行”。一把火把所有课本烧个精光，便于一天晚上突然对区长大人庄严宣布：后天结婚。母子天性，“赌钱鬼子”并不记忤逆儿子的仇。二婶把这消息当成最大最大的特大喜讯。那天夜里破例地失了约没去打麻将，连夜请人将三间瓦房装饰一新。天宏却把新娘接到了庄上一家五保户东倒西歪的两间破草房里。那五保户据说是服毒自杀的，死了时间不长。房子归公，因为“脏”而无人敢问津。这对热心操持儿子婚事的二婶实在是最严重的打击。儿子的新婚之夜她没去做“喜老奶”而去了赌场，谈笑风生一夜间赢了三块钱。

天宏差不多认命了，又突然时来运转。七五年邓青天上台，大学的门朝文化开放了一次。天宏一天书没看便去考了个全县第一。考了个全县第一也没去成清华北大而去了地区师专。去了地区师专毕业之后便分在庄上中学教书。有一段时间他很兴奋。他觉得三间瓦房正气派豪壮的向他走来。

可是老婆接连养了四个孩子，天宏从此如牛负重。工资虽说后来也调过两次，如今也只拿八十块零五毛。而庄上摆个小摊卖青菜萝卜哪一天也能有三几块进家。甚都涨价。砖瓦涨了一倍还多！……

“……糊了。”

二婶想起这些心情便有些沮丧，连“糊了”这个在赌场中最引人神情亢奋的词说出来都少些气力。她不明白儿子为甚要同自己赌气一赌就赌了二十年。是看不惯么？哪个都看不惯哪个。人生在世都得有个喜好。有个喜好才不枉了披一张人皮。不枉了在世上走一遭儿。比如你喜好看书，我喜好赌钱。各干各的。二婶好赌钱，却不好赌气。庄上哪个能说合天宏来家住这空了多年的瓦房，她能办酒席请客！她真不忍心有一天看到儿子前背一块砖后搭一块瓦的招摇过市。那样，她会自杀……

这念头只是瞬间的事。等到三十六张麻将牌在面前又搭出一座新的长城，那秧歌调又起，即兴的《麻将歌》又哼得优雅自如了。

公主抛下绣球来（一丙）

一落落进状元怀（七条）

——家乡的《麻将歌》

魔

这街道早走腻了。无论是老的还是新的。

老街道完全是土路。略带弯曲挤挤巴巴一副小家子相。忽一日人们大刮盖房之风。祖祖辈辈蹲伏在街道两旁的茅草房被扒个八九不离十，凭空起来了青砖红瓦房。高且大，街道一下子拥挤不堪起来。这大张庄是乡政府所在地。乡政府适应乡镇经济改

革的需要不失时机地从街心十字路口向东拓出一里长的新街，又高瞻远瞩地在这新街的尽东头成九十度角向北又拓了二里长的街，直通庄后大公路。新街宽广、笔直。石子路面虽经压路机压过，但走上去脚板儿仍然发虚。街道两旁的房屋新得苍凉。春上新栽的小树被金风剥落了仅有的几片新叶，赤裸出一派娇嫩。

腻了也得逛。天昊逛了一圈，用了二十分钟。天昊看着表揶揄地笑。当了两年兵，在军区机关大门口木桩似的站岗。每天只看那川流不息的汽车，自行车，人。烦了，腻了，闹着复员了。回来才晓得，一天逛十趟大张庄一年逛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天还是远远不如在军区办公大院门前站两小时的一班岗所见的市面大。

然而他还是逛。不逛又做甚？他漫不经心地抬腕看了一眼电子表，下午四点。日期是十月二十四日。当然是八六年。

他记阴历：丙寅年九月二十日。

本来他不记时间。庄户人，记这些做甚？又不象公家人要记准了日期领工资。然而这一天他非记不可。因为他盖屋。虽然只小小两间瓦房，并且是锅屋，他也要记准日子。娶媳妇、养儿子、儿子娶亲、盖屋，庄户人一生中就这几件大事儿，能不记个时辰？几件大事一完，心愿了了，自今儿也该“翘辫子”了，撒手往西走，赚副棺材拉倒。

这屋是包给庄上一个小建筑队盖的。两间锅屋，外带屋子里和院子里的水泥地坪，讲好了一百九十块钱工钱。工头言谈之中还似乎看在本庄本家的面子上少收了不少钱。其实他心如明镜。可话又说回来，人家吃这碗饭的，一个个看情面，老婆孩子喝西北风去？比如自己卖熏烧（一种卤猪下水），也不会因为熟人少收一毛两毛。无非肉挑好点，秤杆抬高点。

他个头不高，瘦瘦的，正在把砖从公路上朝家里推。车闸勒进脖子里，整个身子几乎全伏在车把上。深秋天气仍然光着脊梁。肋骨因肌肉的牵扯下滑动得吃力。墙已起了大半截，明天就可以上梁了。他把车子推到脚手架下，顾不上抹把汗，便卸砖。傍晚的太阳带着晚霞的红晕把他的影子拖得很长很长。他觉得气喘，忽然感到自己老了。为甚不老呢？儿子娶了亲，又养了儿子。三间堂屋早盖好了，如今两间锅屋又动工，该做的事儿全做完了，不老做甚？——其实他属鼠，虚岁才五十……做完了么？他看了看三间堂屋。极气派的蹲伏在庄子里。不显得落后，也不显得超群。堂屋是五年前盖的。那气派当时很让庄上人嫉妒了一阵子，便是到现在想起来还充满自豪。然而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如今庄上的尖子人物都盖的楼！并且寻常瓦房，也都比这屋宽得多，长得多，高得多。他有时安慰自己：为甚要同旁人比呢？自己就一个儿子，够住就中了。今天晚上，他才觉察出自己目光短浅。自己一个儿

子。儿子却有两个儿子。儿子的儿子长大以后，兴许国家不兴计划生育了，又晓得他们能生多少儿子？祖传的宅基就三间屋宽，叫儿子的儿子的儿子到哪住去？想当初应该盖两层楼。两个孙子长大了一人一层。最不济也该盖平顶房，打楼的根基——他又笑：当年盖这屋就是拼命的，盖得起楼？打得起根基？过两年，缓缓手，扒掉重盖。盖楼！

他终于觉得活在世上还有事可干。他任重而道远。他还年轻。他吁了口气，车祥又搭到脖子上，精神抖擞奔向前方。

“天昊，看两牌？”

天昊不知不觉走到酒糟鼻子门前。那里常设赌场。因此也是天昊常常光顾的地方。逛大街，进赌场，构成了天昊的全部生活。

天昊人长得不赖。细高挑儿，眉毛淡淡的。长长的。颇有几分女性的温柔。一圈微黑的小胡子，在白净的脸上装扮出几分儒雅。牛仔褲。赭红色的尖头皮鞋。仿羊皮猎装。说实话，天昊从心眼里看不起酒糟鼻子。没基本本事，靠设赌局抽彩头发财，也算人？不晓得多少人在他家倾家荡产，妻离子散呢！这钱赚得缺德带冒烟，同旧社会婊子行里的老鸨一个样！

赌场以外，天昊向来不抬眼瞧瞧酒糟鼻子。便眼望着天。问：“有麻将吗？”

“老字号，槐木的。”